

仇
類

清史研究

集

初



吳相湘著

信義書房出版

74272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發行

版權
所有

清史研究初集全一冊

實售國幣

撰著者 常德相湘

發行者 長沙信義書房

印刷者 長沙精忠印刷所

長沙新中書局

代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湖南分社

藍田啓明書局

例言

大凡一書向世，例有序言；一刊發行，亦有發刊之詞，以說明其內容範圍與編輯旨趣。今者此書印刷既竣，爰亦循例，略綴數語，以明由來。

咸豐辛酉政變紀要一篇，既付剞劂，予心戚戚焉爲之不安，蓋紀要原爲中國近世史計劃之一部，今中途變計，以樸拙之作，先行付梓，深恐貽笑於方家也。嗣內子淑清（毛氏）曾習史學於武漢大學，謂余曰：「君不宜自卑甚！凡此一文一字，皆費數年研究之心血，且單篇論述前已刊登國內各大報紙雜誌者不少，曾蒙蒙師友之讚許，今當新舊時代轉捩之機會，研究近代史實之風氣，莫盛於茲，曷嘗謂前後已刊未刊文字併紀要而印行，以求正於國人，藉作今後改進之資，不亦可乎？」余因檢行篋，理舊稿，而「咸豐辛酉政變紀要」、「律呂纂要跋」、「鄭成功與台灣」等篇已不可得，蓋或陷北平，或燬於長沙大火矣。撫今憶昔，不禁慨然！遂就現存諸稿行，顏首清史研究初集，以崇簡

肆內子之言，並欲使區區心得之委經學有數載，且期自勉能發奮所業，以完成中國近世史之既定計劃也。」「昔日學更刻」，「讀史與古衡」等語，曰不可得，蓋與前此平，如
自至此書承亦翁世伯題簽，壽次教授作序，亦陳友石兄繪製封面，全書因之增色不少。
謝於此致謝，而李俊英兄所予鼓勵贊助最多，尤為銘感也。曰：「肝未肝支字，得錄要而
字心血，且草書題簽，前曰肝支國內，吳樾湘精忠編譯股
手，合書與學，勉為大學，謂余曰：「吾不宜自卑，其出一文一半，皆費幾半，得
得隨之一語，今中發覺情，以對誰之手，我甘甘甘，將感淚笑然衣案也。國內千斯斯（
氣變辛酉遊歷，要一語，袖袖袖，予心無想，發之不定。蓋要要要中國派世也
。今書出書，袖袖袖，受衣書，袖袖袖，以問出來。

大凡一書出世，則自承旨，一肝發，衣書袖袖之袖，以袖問其內容，袖袖與袖袖。

清史研究
初集

咸豐辛酉政變紀要目錄

趙壽人教授序

自序

第一篇 政變前紀

咸豐朝內政外交與肅順之用事

第二篇 政變正紀

第一章 英法聯軍逼京師與咸豐帝之北狩

第二章 在熱河之咸豐帝及其崩

第三章 顧命八臣之輔政及太后垂簾議

第四章 回鑾京師之前後

咸豐辛酉政變紀要

清史研究初集

第五章 載垣端華肅順及其同黨之被誅罰

第三篇 政變後紀

第一章 太后之垂簾聽政與同治改元

第二章 同治時之恭親王

史料考異

讀王湘綺錄祺祥故事後記

第一章 前奏

自序

謝壽人題詞

清史研究初集
王湘綺錄祺祥故事後記
辛酉劫變錄要目錄

清史研究初集總目

例言

咸豐辛酉政變紀要……………

讀王湘綺錄祺祥故事後記……………

清初西洋音樂傳入中國之研究……………

清世祖實錄三種不同節本之研究……………一四七一—一五七

曾紀澤對於朝鮮問題主張記聞……………一五八一—一六四

趙壽人教授序

海通以來，四百有餘載矣。而中外事變之相乘，則在近百年也。此百年間：清代閱歲七十，而權在那拉后者四十八年；則那拉之事關係近世之鉅可知矣。觀其得政始于載垣端華肅順之誅，咸豐同治間那拉與三臣有不兩立之勢，故此興敗之跡，爲治近代史事者所必究心者也。及其臨朝既久，高下在心，用事諸臣，率以唯阿承指固位；其能犯顏而諫，宗宰兼司，三黜而不改者則恭王奕訴也。故恭王之進退大，而用人行政小；而宮廷服用之微，皆不無影響，此所以論那拉事，必加意於恭王之見用與否也。常德吳君相湘研精史學，於清季變故多所纂編，而首著咸豐辛酉之事：先之以當時內政外交之略，肅順用事之情，正紀五章：叙庚申之變，清文宗熱河之捷，殂後八臣與

兩后之爭；其後則叙臨朝諸事，而以專章記恭親王；書中所涉三十餘年，而樞機惟在辛酉，故用爲目也。世之覽者，可了然于清中興而旋覆亡之故矣。吾聞清祖之起也：怨忌葉赫，而夷其邦；葉赫之君金台什將死而言曰：「吾那拉氏雖子遺一女，亦必有以報愛新覺羅！」故清制不許葉赫女子入侍。文宗始納那拉生子，而終疑之；亦以此耳。乃自辛酉以迄於亡五十年間，母后則那拉氏姑姪相繼，嗣位三君則葉赫甥與彌甥也；然則怨毒所中，因果相襲，不亦可畏歟！建世微華嚴圖之補，如靈圖帝問張並與三司官不兩立之聞：世傳清文宗之得立由濱州杜文正，先按察公以道光辛丑膺試，出文正門，值上書房，亦用其薦，凡文正翼載文宗之狀，實親見之。天其或者假手文正以立文宗，而誰那拉未可知也！昔魏孝文廢太子恂，而立宣武；宣武始改祖制，致胡后之亂以底于亡。清宣宗之欲立恭王而不果，事固異于廢恂，而

係其國命則似之矣。審手此，又可以知文宗恭王相依而復相忌之故，且以見天道密移，倚伏莫覺之運矣。質之吳君，其亦謂然否耶？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 太湖趙會儔

自序

咸豐十有一年辛酉七月，文宗崩熱河，顧命王大臣載垣、肅順等八人立穆宗；因阻垂簾，失兩宮太后歡，八大臣皆獲咎，乃演成辛酉政變；不特清廷隱伏數十年之危機，亦我國近代史之一大關鍵也。

按有清家法：素禁俺人女子干政，順康兩朝以冲主御極，雖有攝政輔政之事，從未有女主垂簾。慈禧不顧祖制，竟一再握政柄，朝局遂以大壞。蓋彼雖有過人之敏知，然爲財貨累，又寵信宦寺；安得海、李蓮英出入宮廷左右其間，宵小弄柄，國勢式微，非偶然也。及光緒甲申，恭王罷，醇王執政，賄賂公行，廉恥道喪，國事益不堪聞問矣。由是而有甲午之敗、戊戌之變、庚子之亂，以及辛亥革命而清社遂屋，因果相乘，歷歷不爽；蓋其幾甚微，而其影響則鉅。讀史者追源始委，不勝浩歎矣。

顧此政變之真相如何？數十年來鮮有系統之記載，卽有之，亦多據官書立說，隱諱

其辭，殊非信史，世人甚有於「辛酉政變」一辭，亦不了了者；蓋亦當時文網綦密，學者不敢干禁有以致之也。

民國以來，新史料漸出：東方雜誌首刊涵芬樓藏密札及祺祥故事，翁文恭李慈銘日記又踵出；而故宮檔案公開閱覽，在在裨於學子之研究。故今茲纂述，雖不敢云逼真，然方之杜撰，亦已不同矣。

余幼好聞掌故，自奉父命負笈北庠，從先師武進孟心史先生森游，於近代史實益感興趣，且深稔「研究過去即所以明白現在」之言，故決心發奮撰述中國近世史（起自英法聯軍之役），以貢獻於國人，此篇不過計劃中之一部份耳；廿六年夏，資料搜集將竣，整理工作甫成其半；適蘆溝變作，倉皇南下，展轉城鄉，不遑甯處者數年。而府君及孟師亦於是年夏冬先後捐館。既感瑣尾流離之苦，復悲趨庭安仰之情；重以內地參考書籍缺乏，（前得資料，事變時未克全部攜出，寄放北平，不知尙存否？），近世史之完成，又不知待何時矣。

世皇今者時局未寧，行篋中所藏，時虞散佚，因友人之慫恿，乃將是篇加以排比，先行付梓；竊欲仿新會梁氏戊戌政變記之體例，藉可始末具備。然膚淺若余，恐不能得其萬一，指正匡誤，斯則所望方家師友矣。

吳相湘

吳相湘，字子平，廣東南海人。幼不羈，讀書不輟，有風采。年而自英赴粵軍之聘，以實業為國人，此誠不厭情懷中之一番份耳。廿六平夏，曾採野藥益氣養神，且繫紅一絲，以備去邪。以明白庚子一言，始知心變奮發，與中國世皇（誠）全盛時開泰，自是父命貴，故非幸。為表福元，蓋孟心也。故之絲，故表升史實，然故其詳。亦不不同矣。

又其出，而故其詳。公問開，而故其詳。今茲暮歲，雖不煩云云。其猶然其詳也。世人皆言「辛酉之變」，猶亦不丁丁。蓋亦當知文臨其時，其

咸豐辛酉政變紀要

張官員張國麟文、宣和簡、吳相湘撰

第一篇 前紀

咸豐朝內政外交與肅順之用事

有清自建州入主中原，代有英帝，至乾隆朝文治武功，號稱極盛。末年盛極而衰，釀成嘉慶時會匪之亂，大亂川楚，亂亂直東，連續不已。仁宗既崩，宣宗即位，政治寬弛，固已無前代文網之密，大小官吏遂因此日趨因循苟且。道光二十三年即公曆一八四二年中英江甯條約訂定後，外人勢力進入我國，朝廷既受戰敗之恥，覺無顏對祖先，復以應付維艱，諸事棘手，更有難善其後之虞。而人民則更覺政治之不綱，官吏之無能，致遭此大國恥，寢假而太平軍革命之宣傳漫漶西南矣。公曆一八五〇年宣宗崩，其所遺諸嗣皇之國家，又較其所受之祖先者更擾亂不甯；清之國運，至咸豐時盡危甚矣。

文宗即位，改元咸豐（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崩，咸豐即位，翌年改元）。

皆須應付者，即「夷務」也。夷者鄙視外人之稱。外人之來，以國與國爲交際，在閉關自守已久之中國人視之，實爲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舉國驚詫；然國人之知識狹舊，接應付外人之方法，仍盲目沿用古昔所謂御夷之成法，而不知推求彼我之利害及西人東來之真意；致舉措常多錯誤。當咸豐即位之年，廣東正因「夷人入城」之要求，既不能拒，又不欲允，引起糾紛，急須妥爲處理。

先是：當鴉片戰爭起始之時，清廷中對「夷務」主張即有兩派，未則主強硬論者，欽差大臣林則徐其代表也。一則主用「撫夷」政策者，則大學士穆彰阿及大臣琦善等是。其初林派得勢，及至一戰敗北，不可收拾，遂黜林而用琦善者，英以當應付「夷人」之任。耆之政策，即順其情，免戰禍，遂致有允許英人入廣州城之事，清議譁然；帝爲之動，因以徐廣縉往代。徐固主強硬論者，前此在粵利用民團不准英人入城，又曾得子爵之賞。故徐之再去粵，善人不能以普通官員遷調視之，直可謂爲道光帝對外政策之改變。

也！

（按：本書之中國外交史，實據張蔭桓奏三章第一節。）

咸豐卽位之年，廣東「夷情」猖獗，臣中國見徐廣綸強硬政策之使「夷人憤服」。故更請復用林則徐：如道光卅年五月初三日兵科給事中曹履泰奏云：「查粵東夷務林始之而徐終之。兩臣皆爲英人所敬畏。去歲林則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養疾，使此日英人頑梗不化。應請旨飭江西撫臣速令林則徐趕緊來京，候臨見後，令其協辦「夷務」；庶幾宋朝中國復相司馬之意。若精神尙未復原，亦可養疴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人必望風而靡，伎倆悉無所施。可永無宵旰之慮矣」。同時大學士潘世恩等又爲林保奏。帝因卽頒上諭令其「迅速北上聽候簡用」。帝之見解，蓋爲澈底實施道光帝晚年強硬之政策也。（1）

林則徐前此之被黜，世人皆謂係大學士穆彰阿之有意嫉賢。今咸豐帝既納衆議而決心復用則徐。則黜穆彰阿等乃爲自然之結果。道光卅年十月廿八日，卽五月初三日頒起用林則徐上諭後之五月，帝硃諭在廷諸王大臣曰：

「任賢去邪，誠人君之首務也！去邪不斷，則任賢不專。方今天下因循廢墜，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是朕之過。然獻替可否，匡朕不逮，則三三大臣之職也！穆彰阿身任大學士，受累朝知遇之任，不思其難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僞學僞才，揣摩以逢主意。從前夷務之興，穆彰阿傾排異己，深堪痛恨。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宣力，有礙於己，必欲陷之；耆英之無恥喪良，同惡相濟，盡力全之；似此之固寵竊權者不可枚舉。我皇若夫公至正，惟知以誠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無忌；若使聖明早燭其奸，則必立寘重典，斷不姑容，穆彰阿特恩益縱，始終不悛，自本年正月朕親政之初，遇事稟覆，誠口不言；迨數月後則漸施其伎倆，如英夷船至天津，伊猶欲引耆英爲腹心，以遂其謀，欲使天下羣黎復遭塗炭，其心陰險，實不可問。潘世恩等保林則徐，伊屢言林則徐柔弱病軀，不堪錄用，及朕派林則徐馳往粵西剿辦土匪，穆彰阿又屢言林則